

延靜

莫斯科的色彩



域外漫筆

飛機飛臨莫斯科上空，憑窗俯視，只見大片森林，其間夾雜着幢幢小屋，鬱鬱蔥蔥，望不到頭。頃刻，五十多年前的蘇聯歌曲出現在我們的腦際：「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園和森林……」。莫斯科的綠色，從第一刻起就嵌入我們的腦海。在莫斯科參觀，特別是乘車去郊區，道路兩旁茂密的樹木草地，更使人目眩神迷，心曠神怡。後來我們瞭解到，俄羅斯森林面積之大，竟佔世界森林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也就一點不奇怪了。莫斯科的紅色，也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種精緻的顏色，我們在紅場看到過，在克里姆林宮外牆看到過，在無名烈士墓也看到過，它不同於中國人喜歡的大紅色，有幾分暗淡，有幾分更莊重肅穆。我們全國三十幾人，大都有過古稀，有幾位還進入耄耋之年，步履稍有蹣跚，但還是懷著對前蘇聯的情緒，不願勞頓，第一次來到莫斯科，第一次來到紅場，實現了幾十年來的夙願。站在寬闊的紅場中央，我們眺望著這只有在圖片上熟悉的神聖地方，從心底發出同一個聲音：「我們終於來了，響往已久的紅場！」

在莫斯科，我們看到很多金色的尖頂。所以如此，是因為莫斯科人虔誠地信奉東正教，而東正教教堂的尖頂，絕大多數都是金色，高高矗立在城市的各處，遠遠就映入我們的眼簾。據說斯大林時期，莫斯科東正教教堂有一千多座，但由於實行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而減少了很多。斯大林逝世後，宗教政策放寬，教堂逐漸恢復，現在全市大體有教堂五百座，每座教堂建築都十分宏偉，教堂金色的尖頂十分搶眼。特別是克里姆林宮內的教堂，建築規模巨大，氣勢恢弘壯觀，金色尖頂高聳入雲，更吸引著遊客的視線，已成為重要的參觀景點。

人與事



人與事

辛亥百年思秋瑾

魏星雲

晚秋時節，陰雨綿綿。我站在浙江紹興的一家旅館的天井旁聽著雨聲滴答，腦海中突然想起與魯迅遙呼相應的人物，被稱為「鑒湖女俠」的秋瑾。登時心頭猛地一痛。秋瑾故居位於紹興市區塔山西麓（距離三味書屋不遠）和暢堂，西瀨鑿湖，古樸雅致，環境清幽，原為明代大學士朱賡的別業。秋瑾出身於仕宦之家，祖父秋嘉善一八九一年從福建告老還鄉時，向朱氏後裔購買了桂花廳的一部分，作為晚年隱居之所。所以，少年時代的秋瑾得以在此讀書習文，練拳舞劍。她從小天資聰穎，讀過的詩詞幾乎能夠過目不忘，尤其對屈原、辛棄疾、陸游等人的詩詞吟誦不捨。秋瑾的愛國主義思想，在這時就已深埋心底。一八〇六年，她滿腔熱血由日本學成歸國，面對日漸腐朽沒落的社會心理，她愛國憂民，為求得社會正義而奔走呼號，直至從容就義，一直在這裡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物和史料。

和暢堂佈局嚴謹，風格樸實無華，簡而厚重。黑漆大門沒有任何裝飾，和許多江南庭院的青磚白牆為一色，並無不同之處。堂前正中有一匾額，上書「和暢堂」三字。「和暢」則是取王羲之《蘭亭序》中的「惠風和暢」之意。故居共有房屋五進，第一進為門廳，門楣上「秋瑾故居」匾額系何香凝女士手書。第二進自西至東分別為會客室和餐廳，是她與革命黨人討論工作和就餐的地方。正屋的東邊有座小樓，樓下為秋瑾臥室，木床、書桌及文房四寶都是當年的原物。室內懸掛這秋瑾的一張男裝小照，照片中的秋瑾英姿颯爽，俠氣逼人。臥室的後壁有一夾牆書架（亂世時大戶人家安全的需要），為秋瑾收藏重要文件和武器的地方，在她被捕後，清兵曾多次到舊居查抄，卻始終未能發現此處，所以至今保存完好，真是彌足珍貴。在故居的後面部分是秋瑾史跡陳列室，展出秋瑾詩詞手稿、家書、照片、印章、頭巾、文獻等文物，還有孫中山、宋慶齡、周恩來、郭沫若等名人評價秋瑾的題詞等，均對秋瑾的光輝事蹟給予高度評價。

是一種典型的「愛護社會主義的草，不管資本主義的苗」思維形態。他沒有意識到，或者有意識迴避的，是「資本主義的苗」長成的大樹為他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而「社會主義的苗」如果不會更多地牽絆他的腳步，至多也只是收斂了他的生活。很顯然的例證是，他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謳歌和期待，建立於對以下事實的無視：在他所憎惡的美國作為「叛國者」的一生，時至今日，也是完全無法在他所熱愛的中國複製的。

中國革命的「韓丁視角」

張業松



文化經緯

William H. Hinton (一九一九至二〇〇四)，韓丁，「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出生於美國芝加哥，就讀於哈佛、康奈爾大學。在《西行漫記》的影響下來到中國，曾先後以美國及聯合國機構人員身份，親歷重慶談判和農村土改。一九五三年返美後被「麥卡錫主義」視為「叛國者」，從中國帶回的筆記資料被沒收，護照被吊銷，從此長期奮鬥在法庭上。一九七一年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此後以官方或民間的身份，保持與中國的密切交往，直至去世。他生前身後共出版了七部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以聚焦山西張莊的土改、合作化運動、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翻身》和《深翻》最為知名，也都出版了中譯本（《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一九八〇；《深翻——中國的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八）。兩書基於作者的親身參與、觀察和記錄，保留了中共領導下農村變革的豐富歷史細節，在西方學術界很受關注。這兩本書我都沒有讀到，因朋友推薦，讀了《《深翻》中文版序》，和《鳳凰周刊》對韓丁長女 Carma Hinton (韓偉，在中國長大) 的訪談《真實韓丁》，有如下想法，算不得書評，權且作為備忘錄記錄下來吧。

相關議題中可謂具有高度的典型性。用時興行話來說，這可以說是一個「會通的視角」：韓丁出生於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美國的「資產階級教育體系」裡受教育經歷完整，擁有哈佛和康奈爾的學歷；青年時代有美國底層及遠東閱歷；成年後置身「中國革命」深處，對中國內地山區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有深度參與和長期的觀察、記錄和思考，同時活躍於「中美交流」的第一線，對「革命時期」的中國高層政治運作有切身的接觸和認知；畢其一生，往來於「中美兩種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之間，「兩面作戰」，努力保持了「獨立自主」的社會身份和「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本色。由此，這一視角的智力活動成果，兼具「歷史證詞」的份量 and 「文化批判」的鋒芒，區別於烏托邦夢囈和意識形態狂熱，相當值得重視。

二、但這仍然是一個「有限」視角，譬如手電筒的光束，照亮和「高亮」了它所聚焦的點，同時使更廣大的世界、包括自身，更深地沉入了黑暗。這不是「哲學困境」，只是「認知限度」，可以通過「反省」得到改善，但韓丁沒有做到。這可能與他的「美國處境」有關。這一處境導致了他對「新文明」的更熱切的期待，尤其是當他可以親身參與「創造發明」這種「新文明」的時候，對「新生兒」的愛護會壓倒一切。由此，我們看到，在韓丁的思考中，似乎完全缺乏政治制度層面的比較視角，一切被納入「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為形而上學的觀念體系和「必然性」所主宰，

一、觀察「中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韓丁視角」，當然只是一個個人的視角，但這個個人視角在

三、基於上述，韓丁視角下的中國論述中的一些「有趣」的地方，也就變得有些可疑。其一是對毛澤東時期中國的高層政治的解讀，我看基本是不靠譜的。唯一真正有趣的信息是周恩來對「大公無私」的「修正」。這一信息如果屬實，則一方面說明周膽子夠大，另一方面說明他所置身的政治格局。周恩來及其屬下的「批評意見」得不到報端，只能說明他終究是自己的「外賓」。其二，是對陳永貴及「學大寨」的「現代性」的推重。有趣之處在於，這種推重一方面嚴重受限於「農民意識」，只從「農業經濟管理」的角度思考「國家出路」及「主義前景」，另一方面，這種思考的最終指向，一種可能是不可避免使整個國家淪為「資本主義全球分工體系」中的農產品輸出國，另一種可能，就是鄧小平復出之前的中國本身，或者今天的朝鮮。這後一種可能，不僅是經驗主義的，也是邏輯上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封閉於整個世界體系之外，在自身資源許可的條件下維持內部平衡，直至不可持續。此外，他對鄧鄧路線所釋放的社會能量及創造力的估價，也是嚴重不公平的。我想，這種不公平很大程度上可能來源於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及服務業的無知或不信任。而這種不信任，隨著 Occupy Wall Street 街頭運動的推進，可能會成為新的「時尚思潮」。

二〇一一年十月四日於馬薩諸塞坎布里奇

「家庭影集(Family album)」展



東西走廊

學校畫廊每年都要舉辦兩次大型展覽。開學伊始，暑假中開幕的「家庭影集(family album)」展快接近尾聲了。所以，畫廊主管邀請全校師生和社區成員前去參加小型招待會。一來是慶祝藝術展的順利閉幕，二來也是給大家提個醒：過了這個村，可就没這個店了。

周五下班後我也去隨喜。牆上的解說詞指出，這位藝術家專攻攝影，但是不贊成藝術界普遍貶低照片，覺得它們不是藝術品的成見。因此，她的攝影作品都經過大量的藝術處理，包括剪接、拼湊等，追求的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畫影形，而是表現自己記憶中的「真實」。本次展覽以「家庭影集」為主題，照片中的人物也多半是她的家人孩子，親朋好友，可是我覺得藝術家的主旨並非寫實，而是想要展示超越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情感甚至哲學方面的命題。比方說，展品的排序從藝術家的女兒十一年前早產開始，一路走來，一直到孩子最近的相片。第一張照片中，產房裡的醫生如臨大敵，醫療器具滿滿當當，初生嬰兒是捧在助產士手心裡小小的、紅通通的一個，這顯然是日後再現的、作者想像中的一個場景。又比如，有一張題為「家庭肖像」的照片，裝飾華貴的餐廳裡，長條形的餐桌旁，父母親和三個孩子分坐兩邊，各自為政，手持書報、手機、電腦不等，坐姿僵硬，表情冷淡不說，有的餐具甚至完全遮住了孩子的臉。更有反諷意味的是，牆上掛著祖先的三張黑白照片，男男女女，衣冠楚楚，充滿魅力。他們的視線彷彿在無聲地評判著照片裡的現代家庭：同樣親情冷淡？同樣裝模作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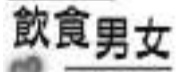
當然，展覽中也有不少充滿童真童趣的作品。比如，其中一張照片裡，藝術家的小兒子捧著冰淇淋大嚼，我們看到的是碩大蛋筒背後一撮棕色頭髮和兩隻烏溜溜的大眼睛，小臉的下半部分完全遮住了。還有，在題為「病假」(Sick Day) 的作品中，女兒銜著奶嘴，裹著毯子，滿臉通紅地窩在沙發裡。照片右方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披散在枕頭上的蓬蓬亂髮和可憐巴巴的大眼睛，照片左側則是躺在她身邊，給她做伴的金毛大狗，同樣神情萎靡，睜著一對濕漉漉的雙眼。一人一狗，表情神似，相映成趣。

不過，大部分展品都會讓人猛然一驚，思量再三。我流連時間最長的是一張海灘照片。藝術品的原型是加州海岸，遠處是隱約的山脈，中間部分是海水和海灘，近處卻有兩個小孩子探出露台的胳膊和一半腦袋。出奇的是，照片中部左邊是海水，右邊的沙灘上卻有許多縱橫排列、整整齊齊、小型的沙堆十字架，像個公墓的佈局，這部分顯然是作者通過藝術處理剪貼上去的，在實景中並不存在。我的理解是，這副照片表達了她對於時光逝去的悲愴惆悵，因為人生如潮，沙漏記時，海水和沙子在英文中都有感慨陰險似箭的意思。不過，我覺得照片的基調哀而不傷，因為圖中雖有十字架豎立，整體色調是明亮的橙紅色，帶著夕陽西下時特有的溫暖和眷戀。何況，近處還有孩子探出的圓滾滾的臂膀，象徵著未來和希望。孩子們在露台上居高臨下，俯瞰海灘上的芸芸眾生、潮生潮落，似乎又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意趣，連帶著藝術家對本人的創作也帶了一點「為賦新詩強說愁」的輕鬆調侃。

下周藝術家還要來做個報告，也許到時可以當面詢問她的藝術構思。不過看藝術展的一大樂趣就是「閉門造車」，用自己的想像詮釋作品吧。

福鼎肉片

李玉林



飲食男女

福建福鼎肉片起源於一個美麗的傳說。以前，有位叫吳三的青年和一位蘇姑娘相愛，便請媒人到她家去說親。不料，有個叫董七的青年也看上了蘇姑娘。到了訂親那天，兩家撞到了一塊，互不相讓，氣氛緊張。這時，姑娘站出來解圍說，兩家都有情意，現在她出一道題，誰完成得好，她就嫁給誰。她從兩家送來的豬腿中各取下一斤瘦肉，要兩人現場做出一道菜，來招待她家裡的七八個客人。董七將瘦肉切成丁，煮了一鍋肉粥。吳三將瘦肉剝成泥



秋影 (攝於香港)

李波

難捨村莊生活

方桂紅

媽媽回到村莊沒幾天，竟扭傷了腳，說是老傷，可腳痛得不能着地，生活難於自理，着實讓我的心又被拎了起來。

推拿、消炎，絲毫見好轉，電話裡媽媽弱弱的聲音讓我坐立不安，匆匆地，我回到村莊，帶著從縣城醫院購買的藥。

近鄉心切。當車子駛入村莊地域，路邊那嘔油茶花香正濃的田野，村口那所附近三個村莊唯一的學校，那座通往村莊的小拱橋，岔路口那間小商店，以及商店對面那根不高的電線桿……讓我那顆為媽媽焦急的心，還是沒能抵制住莫名的興奮。車停在岔路口，我家就在路的那端。我幾次抬頭朝著桿的頂端望，想解開自己夢總是走到這裡就醒來的謎底，明知道找不到答案，我卻如禪者般地給了自己一個解釋。媽媽被大姐接到鄰村她家去了，我卻還是去看了老房子。門是鎖着的，窗子是關着的，我留意了一下鄰居春節時幫我家帖的春聯。四周很靜，此時正是採茶時節，估計鄰居們都忙去了。在屋前徘徊了差不多十分鐘，我依然沒遇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心裡不禁有些落寞，也有些恐慌，擔心某一天，村莊會將我推開，與我疏遠，讓我成爲一個無人收留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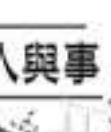
我清楚這種恐慌緣於依戀，卻不清楚這種依戀源於何時，我一直在追溯當初離開村莊時的心境，能明白的只是自己對村莊的情感——當年猶如樹葉對根，而今卻是根對土地，我很難將這兩者區分，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將根扎入深處，延伸再延伸。

我送去的藥依然沒能治好媽媽的腳，僅僅只是給她精神上敷上了一帖止痛的良藥。幸好她自己注意保養。在可以丟棄拐棍的第三天又回到了村莊，媽媽說，大姐忙，她不忍心再為她添累。我懂媽媽，只是，我還是為媽媽的生活自理擔心。直到有一天，媽媽來電話，末語先喜，說腳被村裡那位年輕的醫生治好了，但鄰居們勸她暫時不要過於運動，這幾天，鄰居張媽幫她買豆腐，方媽幫她洗菜腌菜，前街王媽得空還來陪她聊天……我的心一下子熾爛起來，眼前閃現着年輕醫生、張媽、方媽、王媽，乃至村莊裡更多的熟悉面龐。「每天上午九點多你家的門還沒開的話，我會去敲敲窗子，老太太一人在家，我們都會留點神。」「放心吧，鄰里鄰居的，幫着做點小事無所謂了」，每每想起鄰居們的這些話，就如喝了熱熱蜂蜜水，甜甜的，從嗓子潤到胃，再潤到身體的其他部位。我的生活，更是在這樣的甜潤中找到了寄託，那是一份感激，也是一份感動，為村莊質樸的村人，為自己來自這個散發着質樸氣息的小村莊。

偶爾，我也有村莊離自己漸行漸遠的感覺，村莊的風物，村人的思維，以及那些與村莊有關的人和事，可是，一旦與人聊及有關農事的話題，聊着聊着，我就會走神，像夢遊般，思緒穿越空間，抵達到那畝田野、那所學校、那些拱橋、那個岔路口……像一個剛剛斷奶的孩子，時不時地，找些藉口去回味淡淡的奶香——再次讓我感受到村莊的親切。村裡有種說法，說是想讓日後有念想，就留下一兩樣物件。我幾乎走遍村莊每個角落，仍沒想到該留點什麼在身邊，彎刀？鋤頭？這些各有各的用途，於我，畢竟有什麼不適合。從村莊回來，兩手空空，可我又覺得自己帶走了東西，她被我悄悄地浸沒在平淡的生活裡，讓我獨自在夜晚書寫文字時，在雨天前想家時，才輕輕地拿出來翻看、念想，它帶給我的感覺有點像渴了喝水、餓了吃飯、冷了添衣，是種需要，也是種滿足。

「共產」之花從這裡綻放

汪金友



人與事

從一九一六年夏至一九二七年春，李大釗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十年，先後居住過八九個地方。而只有這所故居，被完整保存下來。一九二〇年春至一九二四年一月，李大釗一家在石驢馬大街後宅三十五號北院居住將近四年，這也是他在故鄉之外與家人生活時間最長的一處居所。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李大釗故居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正式對外開放。

在北京西城區文華胡同一所小院子的門前，掛着一塊宣傳牌。上寫：「共產」之花從這裡綻放。一駐足細看，原來此處曾經是李大釗的故居。如今對外開放，並舉辦了「李大釗與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專題展覽。雖然人們知道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但說「共產」之花從這所小院子開始綻放，還是有些不解。可惜，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一，這座周一和周二閉館，只得等到周三，專程前往探秘。

從西單過長安街往南走，路西第一條街就是教育街。順這條街往西直行，過了鐵匠胡同和文昌胡同，再往南一拐，就是文華胡同。李大釗的故居，以前叫石驢馬大街後宅三十五號，現在是文華胡同二十四號。